

目 录

承先启后 责无旁贷

- 祝中国史学会重建刘大年 1
- 在史学工作中发扬党的优良学风尹 达 7
-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
- 重读华岗《中国历史的翻案》尚 钱 12
- 时代赋予历史学家的中心使命胡如雷 20

- 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周谷城 27
- 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中假说的运用茅家琦 36
- 论历史类比和影射史学孔 立 44
- 研究历史要求新求实

- 翦伯赞学术纪念会书面发言侯外庐 53
- 略谈“史”与“论”的关系熊德基 59
- 实事求是 史论结合李鸿然 艾力云 65
- 关于“古为今用”口号的几个问题段景轩 76

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把农民战争史的

研究引向深入·····	白 钢	83
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探讨·····	白 钢	93
谈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	田昌五	104

关于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	刘大年	113
------------------	-----	-----

农民战争是推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

动力·····	漆 侠	121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	张国祥 张海瀛	131
-------	---------	-----

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董楚平	141
--------------------	-----	-----

从英国产业革命看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	尤天然 余志森 洪 波	153
-------	-------------	-----

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是生产力·····	罗耀九	159
----------------------	-----	-----

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	刘大年	164
--------------------	-----	-----

关于如何深入进行太平天国历史研究的

一些想法

——致友人书·····	胡 绳	172
-------------	-----	-----

论改革、改良与改良主义的区别·····	邓广铭 张希清	179
---------------------	---------	-----

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与卖国问题·····	陈旭麓	188
---------------------	-----	-----

农民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的作用

——兼谈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与

旧式农民战争的根本区别·····	陈铭康 郑则民	199
------------------	---------	-----

鲁迅论爱国主义的历史人物·····	李鸿然	216
鲁迅评价历史人物学习札记·····	李鸿然	226
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问题·····	苏双碧 肖 黎	240
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问题·····	宁 可	250

承先启后 责无旁贷

——祝中国史学会重建

刘大年

中国史学会重新建立了，我想用“承先启后”几个字向学会，向从事历史研究的同志表示自己的祝愿。

承先启后，承什么？启什么？我认为，承先，就是继承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先驱们的光荣事业；启后，就是开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更光辉、远大的未来。中国封建时代历史学留下的遗产异常丰富，早期资产阶级某些著作也对历史学有所贡献，但它们都没有、也不可能使中国的历史研究真正成为一门科学。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打开了科学的大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分析中国“国情”，评述中国历史，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吕振羽等写的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政治史和文化思想史，一些地区和民族的历史，对中国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研究，对不同时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研究，对奴隶制以来的阶级、阶级斗争状况的研究，或者建立起了科学基础，或者有了新的开端。中国历史学从此

一洗唯心论，树立唯物论，面目为之一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革命实践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提出需要研究的课题，而历史研究反过来又为革命扫清前进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这里表现出了它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如果说革命者对这一点还没有充分的估计，反革命派却是充分地估计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著作一开始就受到国民党的禁止、封锁和围攻，便是证明。今天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有的相继辞世，有的在高年颐养之中。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要前进，历史科学要前进。承先启后，这个艰巨任务不得不落到我们大家的肩上。责无旁贷，义不容辞。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的、完整的体系，它对历史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为什么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列宁的著作，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早就作了回答，用不着详加论述。列宁说，“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全部观点体系的重心”，^①一个即使稍微熟悉马克思思想的人对此也不能够否认。照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就必须坚持这个思想体系，坚持这个重心。历史是人类社会充满着矛盾的运动过程。不论革命阶级、反动阶级，都要在运动中表现出各自的地位、作用和本质，但往往又不是并无矛盾地表现它们的本质。研究者的任务是不要把复杂的现象、矛盾的现象加以简单化，而必须抓住阶级、阶级斗争最本质的东西。例如中国近代史上，代表大地主和买办阶级的洋务派，与维新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辛亥革命中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它们是否一脉相承，同样对历史“前进”作了贡献？义和团运动抵抗外国侵

略、瓜分的功绩与它的严重落后性，受欺骗，究竟何者为主，何者为次？辛亥革命中的资产阶级立宪派与革命派，到底谁是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不抓住阶级本质，就会看不清楚它们的地位和作用。阶级划分这个界限一泯灭，历史研究顿然失去科学基础，历史规律、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等，便不知从何谈起。我们要解放思想，研究问题要“求深”、“求新”，这都毫无疑义，而且必须坚持下去。解放思想，同遵守马克思主义学说思想体系和重心并无矛盾。不坚持阶级斗争、阶级分析的观点，那肯定只有旧，不会新；只能浅，不会深。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学足以为鉴。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就在于这个理论“在本质上是批判和革命的”。其中当然也包括批判资产阶级历史唯心主义。林彪、“四人帮”横行，天天高喊“批判资产阶级”。如今我们知道，他们所说的批判资产阶级，其实是批判马克思主义。他们不允许别人进行学术讨论，学术批评，把学术问题一概变为政治问题，实行“全面专政”，而他们那个帮派则肆无忌惮宣传封建主义，宣传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十年重雾，不能指望一个早晨就彻底澄清。“四人帮”覆灭以后，历史研究中不少问题在重新评价，重新辩论，涉及古今中外。很显然，马克思主义要在这个领域争地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旧思想也要在这个领域争地位。情况就这样摆在我们面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不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作斗争，就失去了自己的全部价值。可能有人担心，与唯心主义作斗争会妨碍“百家争鸣”。这个问题不难说明白。所谓“百家争鸣”无非是说学术研究中不同的意见可以自由争论，有发表创见的自由，有批评反批评的自由。谁也无法想

象那些争论、批评，只可以在马克思主义者内部，或唯心主义内部进行，而不能在两者之间互相进行。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能批评资产阶级思想，或不能进行反批评，“百家争鸣”就成了子虚乌有。“争鸣”的作用在于促进人们提高认识，接近客观真理，前人解说“争”字：“凡言争者，谓引之使归于己也”。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批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正是要“引之使归于己”，即引历史研究归于科学真理。问题是这种批评，应当建立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应当彼此平等，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反对形而上学。中国历史科学要承先启后，大踏步前进，必须全面应用马克思主义来进行最深入、最广泛的研究。坚持阶级斗争、阶级分析的观点，克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克服旧思想，在今天，我觉得是需要十分重视的问题。

中国传统的历史学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无人表示异议。就在当代，如陈寅恪、陈垣用传统的方法研究历史，各有成就。既然要承先启后，为什么只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不讲中国的传统呢？我们知道，古往今来的历史著述，总要反映一定阶级的观点，从属于一定阶级的利益。否则这门学问就不会存在了。据说，夏太史终古见桀惑乱，载其图法出奔商。商太史向挚见纣迷乱，载其图法出奔周。晋太史屠黍也干过类似的事情。要是这种传说多少有一点真实性，也只表示那些史家由甲奴隶主投奔乙奴隶主，根本不是背叛了它的阶级。也就是说，对传统要作阶级分析。与此同时，我们今天的历史知识，主要从前人的大量著述中汲取来的。一旦抛开那些著述，我们就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眼空无物。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必须凭借先进的遗产才能发展起来，这是常

识。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先进文化的关系，照列宁的说明：“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类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②从原则上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中国传统的关系也是这样。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能够作出创造，不是由于他们离开了中国文明发展的大道，恰巧相反，是由于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通晓中国传统，对我们民族的遗产有批判，有继承。例如郭老、范老熟谙、运用遗产的范围更广，他们的开辟作用也就更为显著。所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中国传统，不是平行或对立的两件事。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承先启后，其中就包涵了汲取遗产的精华。只有把前者当做与某种宗派主义相类似的东西，才会发生单独的继承旧传统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过去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尽了力量，现在、今后应当为无产阶级的事业，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尽更大的力量。我们要做的工作很多。一一列举，将要开出一长串的单子。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有不少理论问题需要探讨；中国从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全部历史，需要写出科学的著作；中国社会必然走上社会主义前途，四个现代化必然要实现，需要从历史上加以阐述，提供科学根据；世界各国的历史也需要广泛进行研究，等等。所有这些工作都联系到一个“启后”的问题。我们要用有益的知识、科学的观点武装年轻的一代。这是一项极其严肃的工作。我们要努力在这项严肃工作中，加进自己最有价值的一份。道理很简单：年

轻的一代是我们的未来，是历史发展的未来；他们要准确知道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他们要掌握历史规律，善于辨明历史的前进方向；四个现代化的实现靠他们，推动中国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目标迈进靠他们；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光辉未来，当然也靠他们。

恩格斯说：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在黑格尔看来，历史不过是检验他的逻辑结构的工具。恩格斯的话告诉我们应当如何重视研究历史。关键在于一条：要有灵魂作指导。这个灵魂就是马克思主义。

注：

① 《列宁全集》第一卷，第286页。

② 《列宁全集》第十九卷，第1页。

在史学工作中发扬党的 优良学风

尹 达

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是党的理论工作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坚持继续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一部分。只有认真发扬毛主席倡导和培育的党的优良学风，我们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切实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做出贡献。

学风问题，本质上是个党性问题。毛主席历来十分重视在全党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严肃地指出：“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①我们党在革命斗争中逐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优良传统学风，这是我们史学工作者应当永远珍惜和继承的传家宝。经过我党领导的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特别是经过与林彪、“四人帮”的重大路线斗争，我们史学工作者更深刻地认识到，在史学工作中坚持还是反对毛主席倡导的这种优良学风，是区别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与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历

史学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在史学研究工作中坚持和发扬党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就是坚持和捍卫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就是坚持和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的革命方向，就是要坚决向一切反科学、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最近几年，我国的史学工作遭到“四人帮”的空前蹂躏和破坏。这帮祸国殃民的野心家、阴谋家为了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把黑手伸进了史学领域。他们打着“古为今用”的幌子，大造反革命舆论。他们的御用写作班子梁效、罗思鼎之流抛出了大量所谓“批儒评法”的反动的史学文章，流毒甚广，危害极大。他们那种“随心所欲地伪造历史，别有用心的吹‘女皇’、批‘宰相’、批‘代理宰相’、批‘现代大儒’，变成了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在“四人帮”垄断史学阵地的一个时期里，这种影射史学嚣张一时，马克思主义史学横遭践踏，革命史学工作者大受摧残，封、资、修历史学的种种破烂翻版出笼，正象他们的黑话所说，“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了。反映在学风上，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也完全承袭了一切剥削阶级的学风，露骨地表现了“四人帮”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本性。为了达到影射的罪恶目的，他们可以恣意歪曲、篡改历史唯物主义，全面否定毛主席关于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论断；他们可以随意伪造历史，把“七真三假”奉为所谓历史研究的准则；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把历史与现实作荒唐绝顶的比附，指桑骂槐，影古射今；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窃取的权力，垄断史学论坛，只许一帮放毒，不许别人讲话。对于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我们必须群起声讨，彻底批判。

为了在史学工作中恢复被“四人帮”破坏了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我们首先要遵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树立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态度。毛主席反复指出，学风问题，首要的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四人帮”一伙一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和实践性。他们断章取义旁征博引马克思主义词句，是为了吓唬别人、欺世盗名，掩饰其反党反马列主义的反革命罪恶勾当。他们的反动史学，表面上也诡称要用马列主义研究历史，实际上对我国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革命史作了最露骨、最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的大颠倒，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一部充满被压迫阶级英勇壮烈斗争的中国阶级斗争史，被他们杜撰成地主阶级“法家”的发迹史。我们必须彻底地揭露这种假马克思主义，恢复我们党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的优良的学风。在这里，最重要的是要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态度。这就是说，我们应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无产阶级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历史研究。例如，毛主席不仅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作了系统的、完整的科学论述，而且对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也作了精辟的分析，这都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我们研究中国历史时应该在完整地、准确地领会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基础上，学习和运用毛主席关于中国历史的一系列理论和重要指示，切实掌握毛主席分析中国历史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

解决中国历史中的实际问题。这样我们才能避免片面性，避免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只要我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态度，我们就比较容易识别一切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的本来面目，我们就能够用马克思主义对历史规律的科学论述，揭露一切剥削阶级历史学的虚伪性。

我们对历史的研究还应当树立毛主席教导的严肃的科学的科学态度。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党性和科学性是统一的，没有科学性，就不会有党性。这就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详细地占有和鉴别材料，扎扎实实地刻苦努力地进行研究，不能投机取巧和弄虚作假。恩格斯说：“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②“四人帮”的影射史学，完全是反科学、反马列主义的，影射比附、歪曲伪造是他们的治史手法；唯心主义、实用主义是他们的治史哲学。我们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必须坚决打倒这种假革命、伪科学的反动学风，坚持党性与科学性统一的原则，象毛主席所教导的那样，“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我们在史学工作中还需要认真贯彻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待这个方针采取什么态度，也是一个重要的学风问题。对于每个史学工作者来说，正确贯彻

“双百”方针，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过程中，要有集体主义精神，有党的民主作风和群众观点，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记得郭沫若同志在一九五九年的一篇文章中说过：“百家争鸣”里面包含着“实事求是”的步骤，就是要从实事求是的精神出发，经过争鸣，求得进一步的实事求是。这正是我们在史学领域贯彻“双百”方针应当采取的正确态度。“四人帮”在史学领域搞一帮独霸，不许争鸣。他们御用的梁效、罗思鼎君临于史学界。他们拿着法西斯的“棍子”和“帽子”指天划地，呼风唤雨，大搞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打击老一辈，摧残新一代，不少很有生气的文章被扼杀，不少有真知灼见的著作被禁止出版。在他们的垄断和控制下，哪里还谈得上“百家争鸣”？打倒“四人帮”，史学得解放。我们要在史学界正确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彻底批判“四人帮”的“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为繁荣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贡献力量。

注：

- ①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8页。
- ③ 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 研究中国历史

——重读华岗《中国历史的翻案》

尚钺

怎样研究中国历史，用什么思想指导研究中国历史，从来有着不同的意见。华岗同志所著《中国历史的翻案》成书于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它旗帜鲜明，坚持马克思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这在三十五年前，在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严酷统治下的国民党统治区，无疑是一声振聋发聩的响雷。书中的许多精辟见解，我们今天读来，仍然觉得新鲜而有教益。

中国历史悠久，历史典籍十分丰富。数千年中，优秀史学家代不乏人，他们也曾有过闪光的思想，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限制，一部中国历史到处是被歪曲被践踏的伤痕。御用史学家借修史宣传天命，宣传皇权。他们为了证明自己统治的合理，不惜篡改、捏造历史。考据学家们标榜“无征不信”，他们博求苦索，也只是考证出一些零碎的史实、资料而已。西方资产阶级学说传入中国后，许多学者曾做过很大努力，引

进了各种各样的史学理论，社会契约说、地理史观、人种史观、实验主义史观等等，想要揭开中国的“历史之谜”，但都未能得到正确的答案。法西斯主义的学者，为了说明法西斯统治秩序的合理，又为中国历史穿上了新的华衮。真是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

马克思主义以其空前未有的姿态进入中国史学领域。它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锐利武器给中国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生命。中国历史需要“翻案”，写出信史以还其本来面目。华岗同志和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道，做出了卓越的成绩。华岗同志说：“要想完成中国历史的翻案工作，使中国历史从伪造与歪曲的深渊翻过身来，亦即从剥削者压迫者御用与奴役之下解放出来，变成人民的历史，一方面需要变革历史的社会基础，同时又需要变革历史本身，使之走出神学与玄学，进入科学研究，使它变成科学的中国史。”^①数十年来，这种历史的翻案，正是伴随着深刻的社会革命进行的，同时又促进了社会革命的发展。

解放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空前地壮大了，用马克思主义对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于中国古代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土地制度、民族与历史人物评价等等问题的讨论，都有很大的成绩。但史学界仍然对许多问题并未取得一致意见。要解决分歧，把研究推进一步，就需要我们更深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更全面地掌握丰富的资料和中国的历史实际，并使得这二者更有机地结合起来。任务是艰巨的，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努力，不幸的是却遇到了种种干挠和破坏。

随着“左”倾错误思想在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左”的教条主义的倾向也在史学领域逐渐地滋生起来。它一定程度地危害着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危害着历史研究，也危害着马克思主义本身。到了林彪、江青等野心家的手里，史学就完全不成其为史学了。他们妄图用历史研究来作为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大搞影射史学，重新唱起任意歪曲篡改历史的旧戏。什么批儒评法，批这批那，无中生有，无事生非，史学园地一时榛莽丛生，成了最无信誉最不干净的去处。

“四人帮”的垮台，使历史研究获得了新的生机。他们那套任意歪曲篡改历史的哲学已为人们所不齿了，但被他们搞乱的思想却并未完全澄清。在痛苦和迷惘中，一些人怀疑历史研究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必要性。他们或仅仅是搜集史料、考证史料，轻视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工作；或是企图用别的理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其实这些都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

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说，历史研究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我们所应抛弃的是那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阉割，我们所反对的是那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庸俗化的态度。至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的历史研究离了它仍是寸步难行的。研究历史必须掌握丰富而经过考验的材料。考据学、校勘学、目录学，以及历史地理，历代职官的研究无疑是必要的，但他们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毕竟只是辅助手段。华岗同志曾对中国近数百年的考证学做过相当恰当的评价，指出它“确有相当的成绩，但它缺少了活的神经，以致成了一种跛行